

佛 国 恋

桑媛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桑 媛

佛 国 恋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本书由加拿大亚洲出版公司授权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佛国恋/桑媛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2.7
ISBN 7-5399-1808-X

I. 佛... II. 桑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4781 号

书 名 佛国恋
作 者 桑 媛
责任编辑 荣 华
责任校对 昌 德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.625
字 数 14 万
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808-X/I·1709
定 价 9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楔子



“有刺客！”

“抓刺客呀！”

凄厉的喊声刺破宁静的夜空，十分森然。

杂沓的脚步声、叫喊声、兵器撞击声挟带着一片火光，从大明忠国公府传出来。

石彪领着兵士刚进院门，就听忠国公一声惨叫，心知不妙，一个箭步，踹开大门，持刀喝道：“叔父别慌，侄儿救你来了。”

只见忠国公与一女子双双摔倒在地，忠国公左肋鲜血直冒，那女子则手握半把染血剪刀，见石彪进来也不理会，人未跃起，已将半把剪刀掷出。忠国公侧身避过，剪刀扎在墙上，深没至柄。他刚想去拔墙上的青龙宝剑，那女子已从地上一跃而至，双掌轻飘飘按了过来。

这两掌如影随形，忠国公受伤之下，再也躲避不过，只得横臂阻拦。但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忠国公痛彻心肺，大叫一声，往后便倒。

石彪此时也已赶到，刀走偏锋，斜劈那女子。那女子侧身踏步，正要避开，倒在地上的忠国公忽然伸手死死扯住她双脚。“刷”一声，那女子左肩中刀，扑通摔倒。石彪狞笑着一刀砍下。原以为必定砍中，不想忠公用力太大，那女子不甘心闭目待毙，本能地将身一蜷，上身移离原地，石彪那一刀砍在地砖上，迸得火花四溅，震得他双臂发麻。

那女子却得了机会，伸指去戳忠国公双目。忠国公想要保命，只

有松手一滚。那女子眼见房中拥进许多士兵,再难得手,纵身撞开窗户飞出。石彪将刀掷去,却哪里掷得中?急忙发令:“速速封闭府中各门,搜查各院各房!一只耗子也不能放过!”



A



府里府外搜了个遍，后花园树丛、洞窟也都剔抉般查过，就是不见刺客踪影。

石彪环视四周，只见东南方一株参天松柏，正紧挨一座两层楼阁。当即留下军士守在松柏四周，自己则带了十来个军士直奔楼阁。

石亨之子石浩的三四个心腹仆从正守在楼门前，见石彪带兵闯入，忙道：“公子正与康老爷商谈要事，请伯爷步。”

石彪道：“康老爷？便是那个江南名商康孝廉？”

仆从道：“正是。”

一个是权臣之子，一个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主，石彪自然清楚这样两个人深夜密谈意味着什么，但事关重大，也顾不上许多，推门便进。

仆从受了石浩再三叮嘱，又知公子脾气，哪敢违抗？上前扯住石彪，急道：“伯爷万万去不得，扰了公子议事，小人会有麻烦的。”

石彪道：“本官捉拿刺客，公子倘若责怪下来，自有本官替你等说情。”甩开仆从径直进门，吩咐军士仔细搜寻。那几个仆从阻拦不住，惟有哭丧着脸。

石浩听得楼下吵闹，皱眉道：“这帮奴才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”起身出门，楼道已拥上十来个军士，为首者正是石彪。

石彪道：“堂弟，为兄深夜扰你和康爷雅兴，也是事非得已。”凑到公子耳边耳语一阵，公子忍不住大吃一惊。

他走进客房，道：“敝府不幸，家父遇刺，刺客逃到花园，遍寻不见，才冒昧来此搜查。我原与康爷寸步不离，知康爷决不会有所隐瞒，只是刺客先行躲入房中也未可知，恳请康爷原谅我等不敬之举。”

“国公遇刺？……搜吧！搜一搜大家放心！国公伤势如何？不要紧吧？”

石彪遍寻不见，紧锁双眉沉思一刻，忽然走到窗边左右查看一番，又飞身跃出窗外，跳到树上向屋顶张望。见仍是无人，方跃回房间，抱拳道：“康爷，多有得罪。”

“伯爷说哪里话。应该的。”

石彪一行去后，公子亦无心谈话，匆匆告辞下楼。

康孝廉关上房门，正准备洗脸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响，什么东西掉在瓦面上。他一惊，端着蜡烛到窗边察看。刚伸出头去，一只冰凉的手便叉住他脖颈，一个女子声音低声喝道：“你敢叫一声，就立时要了你的命！”

“姑娘放心，我不叫。”

那女子也不松手，将他往后推了推，跳进室内，将窗子关上。右手在康孝廉腋下轻轻一点，康孝廉便手足酸软，瘫在地上做声不得。

原来刚才那女子情急之中纵身跃上檐角房梁，将身子横在椽柱上。石彪探头搜寻时，当真是危险之极。所幸他没往头顶看，否则定会当场抓获。但那女子重伤之下，石彪一走，再也支撑不住，竟掉下房梁，不然她也不会冒险进房。

那女子原以为石彪不会再来，岂知坐在房中才喘息一刻，楼梯脚步声响，有人大声吩咐：“四处仔查看屋顶。”

那女子一惊，望向康孝廉。只见他亦是满脸惊奇，还连连向她摇头示意，看样子十分焦急。那女子走去替他解开穴道，冷冷道：“你若声张，总



是死在我前头。”

康孝廉得了自由，却不以为幸，反急声道：“危急之中，也只好委屈姑娘啦。”到床边拉开被子，放下半边帐帷，道：“姑娘快睡进去。”

那女子还不甚明白，康孝廉将她一扯，推到床上，用被子将她从头到脚盖住，又小心掀起一角。

刚做完这些，房门外石彪敲门道：“康爷，实在对不住，方才我有一处忘了查看，请康爷开门。”

康孝廉一边解衣带脱靴子，一边大声道：“请伯爷稍候，待康某下床穿衣后再开门。”装成才睡下的样子，趿着鞋，衣衫不整地去把门打开。



石彪说声得罪，仰头看看屋顶，再进入内室。见窗扇紧闭，“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这窗子刚才还开着，怎么一会儿工夫就关上了？”

康孝廉笑道：“伯爷有所不知，康某是南方人，怕寒，便关上了，免得睡觉着凉。”

正值仲春，昼热夜寒。石彪“哦”了一声，将窗子打开，伸仰着头，见屋顶亦是无人，便将窗子重又关上，满脸带笑，抱拳道：“一炷香功夫就叨扰康爷两次，真是多有得罪、多有得罪。”

康孝廉见他嘴上道歉，两眼却极为迅速地将他和房间打量一遍，肚中好笑，面上佯作不知，道：“不妨。请伯爷再仔细搜寻一遍，以免还有疏漏，到时康某便有些吃不消了。”

石彪干笑两声，道：“康爷真会说笑。”走出房去，喝令军士退出，然后一再道歉，下了楼道。

康孝廉在楼廊上眼见石彪一行远去，才关上门，后背内衣已叫冷汗湿透。他慢慢行到卧房，道：“姑娘，出来吧。”

那女子翻身坐起，忽然眼前一黑，重又倒回床上。

康孝廉吃了一惊，快步走去道：“姑娘，你怎么啦？”但见那女子面色苍白，大汗淋漓，呼吸急促，伤处布带已经濡红湿透。

那女子咬牙道：“石彪砍了我一刀。”

“可否让我一看？”

那女子倏地睁开双目，怒喝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康孝廉解释道：“康某略懂岐黄，看看姑娘伤势，也好下药。”

那女子余怒未平，道：“就算你懂医，一时半刻上哪里找药去？莫非你后悔救了我，想借寻药之机去找石彪？”

康孝廉微微一笑，从身上取出几个小玉瓶，道：“这是我祖传的治伤良药，一般刀伤毒伤用上三次便可痊愈。”他拿起一个最小的玉瓶，道：“这一瓶有续骨之效。康某要看过姑娘有无伤及肩骨，才能决定用哪一种药。”

那女子冷冷道：“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”

康孝廉将蜡烛取下，拿起烛台，那女子正要问他做什么，却见他捋起左臂袖子，用烛台在臂上用力划下。那烛台中间有一根插蜡烛用的长钎，尖锐锋利，这一划下，顿时鲜血淋漓。他也似乎不觉疼痛，眉头也未皱一下，拔开一只玉瓶布塞，将一些乌黑粉末洒上，鲜血将粉末沁湿后便慢慢凝固，果然是治伤奇药。

那女子一阵感动，低声道：“你为何要救我？”

康孝廉道：“石亨是权奸，商小姐所为是为民除害之举，我岂有坐视不管之理？”

那女子目光一闪，道：“你怎知我姓氏？”

“我听说太上皇复位，于谦、王文、商辂等大臣被捕下狱，府邸被抄，家人也受到牵连，这其中只有商夫人、商小姐因凑巧去寺院烧香而躲过一劫。京城中人尽知商小姐习武，身手了得，我一听石亨遇刺，再见到你，便确认你是商小姐无疑了。”



朱祁镇是在土木堡之变时被瓦剌大军俘虏的。成为阶下囚以后，众大臣以国内不能一日无君为由，联名请其弟王朱祁钰执政，号景泰皇帝，而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。一年后明朝与瓦剌讲和，朱祁镇被迎回朝，但朱祁钰没肯交出皇权。朱祁镇名为太上皇，实与囚徒无异。

不想过了八年，等来了个机会，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深夜，武清侯石亨、大臣徐有贞及宦官曹吉祥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，发动宫廷政变，迎请太上皇朱祁镇复位。

朱祁镇重登皇位，昔年幽禁之苦终于发泄出来。因于谦等人是力请朱祁钰为帝的为首大臣，他不念朱祁钰称帝期间助其平定瓦剌之乱，治国有功，便立即下旨将于谦、王文，学士陈循、商辂，尚书俞士悦、江渊等一大批官员逮捕入狱。



徐有贞在朱祁钰称帝期间治理黄河水灾有功，却一直未得重用，因此内心甚为不满。

石亨虽于是于谦举荐被晋封为侯，但因贪欲过重常遭于谦斥责，遂受景泰帝冷遇，因此记恨于谦。当下两人一拍即合，串通一气，将于谦等人判谋逆罪，处死刑。

这商小姐单名一个紫字，取自缙紫救父的典故，性情刚烈，足智多谋，为报大仇，趁石亨加官晋爵、大摆宴席之际乔装进府，行刺石亨。

商紫听康爷如此说来，心下到有了几分亲近，不料身子一动触疼伤处，不由龇牙咧嘴。

康孝廉见商紫皱紧眉头，忙道：“如今最要紧的是疗伤，失血过多恐怕会麻烦。”

他又道“小姐不用担心，我这黑玉续骨膏最是灵验，不但可续骨治伤，今后连疤痕也不会留下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拔开瓶塞，从瓶中倒出一些黑色粘液在伤口处，待粘液完全渗入伤口，又薄薄涂上一层，用布包好。

商紫但觉伤处清凉，灼痛减轻，将衣衫系好后下床拜道：“多谢康爷搭救治伤，就此别过，若然生还，必报大恩。”

康孝廉赶紧扶住道：“小姐何出此言？商大人为官之时，抗敌救国，治理国家，大明才有今天稳定繁荣之局面。如今于少保、王大人

被害，令父及陈大人、俞大人、江大人蒙冤入狱，性命堪忧，天下百姓，哪一个不义愤填膺、悲痛欲绝？康某既有幸得遇小姐，便不会让小姐受石贼加害。”

商萦又是感激又是愤恨，道：“康爷是一介商人，尚有一颗侠心，朝中大臣同殿共事，却无一人敢为于大人等说话，个个明哲保身，冷眼旁观。”说着忍不住垂泪。

康孝廉识破她心中忧虑，柔声道：“小姐不必担忧，等过些时日皇上怒气渐渐消了，自会释放令父及诸位大人，令父能官复原职也未可知。”

“家父能保得性命，我便心满意足，这官不做也罢。”

“夜深啦，外面一定警卫森严，出是出不去的，只有待明日再从长计议了。”

果然不出康爷所料，石府添兵加丁，尤其是花园，更是如临大敌。不但墙下每隔一米便有一名军士，且每过一刻，便有四队军士从花园四个门到园内巡逻，每队六人，不要说人，便是一只鸟飞过也难逃军士耳目。

康孝廉端着血水出去，悄悄倒在楼下花木丛中，将带血布条也埋下了，才上楼在外间睡下。幸喜石彪果然一夜未来打扰。

次日一早，仆从送来热水，道：“公子请康爷梳洗后到公子房中用餐。”

康孝廉道：“你去回禀公子，就说我马上去。”等仆从出去，重将房门紧闭，到卧房前敲敲。



商萦听得声音已然起床，开门道：“仆从在你走后定会来收拾房间，若是被他见到床上有血迹污渍，定要起疑心。”她昨夜又钻假山又爬树，踏瓦睡梁，衣服鞋子污秽不堪，后来整个人睡在床上，把被褥床单也弄脏了。

康孝廉皱眉踱了几步，忽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有一计。”弯腰从床下拿出夜壶，道：“还要麻烦小姐踩

上一脚。”那夜壶是铜制的，十分结实。商紫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依言用力将夜壶踩扁。康孝廉捡起来，打开窗子朝花圃扔去。

商紫正要问个究竟，只见康孝廉到外间脱去外衣，只剩一件内衣时将水洒上一些，然后在墙上、地上又蹭又滚，不一刻一件好好的白细布衫子给弄得污迹斑斑。商紫又是好笑，又甚是过意不去。



康孝廉穿好衣衫，洗漱之后，对商紫道：“仆从收拾房间去后，定会有人来找夜壶，你切不可藏到床下。”

商紫点点头。

康孝廉走后，商紫打量一番，竟不知藏身何处。耳听门外脚步声。只得故伎重演，躲到檐下梁上。果然仆从叠被时惊噫一声。再过一盏茶功夫，又有人进来。

其中一人道：“昨天我明明把夜壶放在床下，康爷怎么会说找不到。”

过了一刻，另外一人道：“一定是你忙糊涂了。康爷是老爷公子请的贵客，如今跌得划破手臂，公子定会重重惩罚于你。”显然二人刚才在床下仔细搜查了一番。

放夜壶的仆从道：“那可怎么办？公子往日处罚下人就已打得皮开肉绽，昨夜康爷跌了跤，岂不要打死我？”一边说，一边急得快哭起来，显是怕得厉害。

另外一名仆从道：“你求求康爷，或许公子爷瞧在康爷面上，从轻发落。”

那仆从哭丧着脸道：“也只有如此了。”

商紫听得两人出去，也不敢下去，怕再有人进来，仍是一动不动，睡在梁上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太阳渐渐猛烈，商紫但觉全身酸痛，闷热难当。忽然“吱呀”一声，又有人推门进来，商紫刚刚放松的神经再一次

紧紧绷起。

这次却是两个丫环来换被褥床单。

两个丫环抱着换下的床单被褥下了楼。康孝廉将门关上，进到卧室低声道：“商小姐。”

商紫跳回房内，用袖子拭拭额头。康孝廉瞧着她，忍不住轻笑起来。商紫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康孝廉取过镜子，商紫映照之下，才知自己不但衣衫褴褛，污渍满身，脸上也抹成了花猫脸。康孝廉取出汗巾浸湿水，递给她。

商紫擦净脸，正要搓洗，康孝廉抢过去道：“不可。”将汗巾收在袖内，端过点心水果，道：“饿坏了吧？先吃点垫垫肚子，中午就可以吃饭啦。因我昨夜跌得划破手臂，石公子命我静养，午饭送到房里来。”说时忍不住笑。

商紫亦是莞尔，看看康孝廉，见他换了身新衣，想来都是撒谎换得。想起他昨夜自伤手臂的情形，忍不住满心愧疚。后又想到母亲，自己昨日一天未归，她不知现下急成什么样子，不觉食不下咽。

康孝廉道：“小姐请放心，只要避过今日，到晚上便可脱身啦。”

商紫奇道：“康爷此话怎讲？”

康孝廉笑吟吟道：“小姐到时便知。”

商紫瞧他一脸诡秘，忽觉此人难以捉摸。然事到如今，也只有听他安排了。

吃过午饭，仆从收走碗盘后，又有人抬着一口大箱子进来，商紫见那箱子长约一米，深半米有余，做工考究。正暗暗思忖康孝廉是否

要让她藏在箱中运出石府，一回头，只见运箱子进来的钱老三弯腰在脸盆用水拍脸。倏然之间，将脸皮硬生生整张揭了下来。商紫也不是那种娇怯胆小的富家千金，此时却也吓得跌坐在太师椅上，说不出话来。

钱老三扭过脸，却并非商紫预想中可怕，五官神情半点也没改变，只手中多了一张又薄又软人



皮似的面具。他面无表情漠然道：“为你准备的。”说着解开袍衫，里面是一件同质地同大小的袍衫；再解开，将中衣脱下，里面仍是一模一样的中衣。钱老三将中衣、袍衫连同面具一起交给商紫，道：“请小姐穿戴好，换下的衣裙给我。”

商紫拿着行头到内室换上，装扮完毕，商紫走出去。钱老三仔细打量一番，摇摇头，道：“脖颈和手太白，与脸色相差太大。”

商紫想起康孝廉早晨弄脏衣服之事，也不管干不干净，在鞋底抹些污泥将脖颈双手抹得不见一丝雪白。钱老三见她毫不做作，便将轻视之心收去，提醒商紫走路切不可露出女子之态。商紫一一记下。

这晚康孝廉未回楼吃饭，两个仆从给钱老三送来酒菜，虽不及中午精致美味，也还丰盛。钱老三让商紫先用，自己则到卧室窗前察看地形。

这时东墙外大街上传来悠悠的叫卖声：“糖葫芦！又酸又甜的冰糖葫芦哎！”正是钱老三与人订下的暗号，表明一切安排妥当。

钱老三对商紫道：“从现在起，小姐便冒充小人。记住，放粗声音，尽量少说话。”

说完一闪身，已如狸猫般进了卧房，分明是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。商紫开了门，干咳一声，踱到楼道走廊上。在外面候着的仆从垂手问道：“爷用完饭啦？”

商紫努力模仿钱老三说话的神气，冷冷“嗯”了一声，假装眺望花园景致，一颗心怦怦乱跳。她见园内守卫森严，更是心慌。好在仆从没觉出异样，进去收拾碗筷，沏上茶，下楼去了。商紫赶紧进房，将门关上。

钱老三走出卧房，点头道：“就是这样。小姐放心，小人进府不久，石府中人对小人了解不多，就算有小小失误，他们也看不出。”侧耳听听，忽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



商萦诧异道：“我怎么没听见？”但钱老三又极快地闪进去，她只得坐在桌边喝茶。

不一刻，果然有人上楼。商萦定定心神，起身开门。康孝廉与一个年约二十来岁的华服青年走进来，后面跟着四五个石府家仆，一个个身高体壮，一见便知是打手。

康孝廉道：“还不快见过石公子。”

商萦行礼道：“小人钱老三，见过公子。”

石浩看她一眼，淡淡应了一声，扭头对康孝廉道：“在下对康爷的奇宝，可真是迫不及待呀。”

康孝廉哈哈一笑，取出一把钥匙，递给商萦，吩咐道：“把箱子打开，让公子看看。”

商萦应声“是”，接过钥匙将箱子上的铜锁打开，再揭开箱盖。一瞥之下，目瞪口呆。

原来箱中竟然装着整整一箱珠宝玉器，其中一只宝凤簪，坠角是一颗碧绿深幽的明珠，在箱中发出幽幽光芒，映得一箱珠光璨然。商萦虽出身官宦之家，却也从未见过这许多价值连城的珠宝，只看得眼花缭乱。

康孝廉道：“我这里还有几件，只有公爷这样显赫的功臣才配使用。”把珠宝尽数取出堆在桌上，伸手在箱中轻轻一按，原来竟是一块活板，下面还有一层。

箱底之物却不似上面珠光宝气，一块白色的凉席上放着一块似是头发编成的东西，另一只小箱子。康孝廉拿出箱子，揭开，原来是棉花。众人正想：“这算什么稀罕之物？”

康孝廉笑道：“公子请把手伸进去。”

石浩不知他搞什么鬼，自忖他也不敢乱来，便依言将手伸进。但觉触手柔软温热，再深一些，便如有热气蒸烤一般，炙热难当，不禁“啊呀”一声，急忙抽手。笑道：“这却是什么？”

康孝廉道：“这是产自炎洲的火蚕棉。三年前



康某前往西域南部经商，一位波斯商人将此棉卖与我，声称做一件棉衣只须一两足矣。康某虽未试过，但以手试之，便知此言非虚，购回二两，价值两万白银。”

石浩道：“世间竟有这等奇宝，若非康爷介绍，我等凡眼俗胎，只怕要错过了。其余这两件，想来也是奇珍异宝吧。”

康孝廉拿起那块黑色织物，令石府家仆打开。那织物看似小巧，打开时竟然一层一层，直有三四十下，要四个家奴才能完全撑开，众人这才看清原来是一床宽一丈，长三丈的丝帐。康孝廉道：“此帐名唤青丝帐，是隋炀帝的宠妃取后宫美人青丝，花费一年时间才编织完成。入夏后，只须挂在床上，便无酷热之苦。”

再拿出凉席，打开，约有两米宽，三米长，道：“这是来自缅甸的象牙席，每一根象牙丝都要费时三日才能劈得薄而均匀，且须技艺高超的专门劈丝老工匠，兼之上等象牙极其难得，所以这床象牙席康某费金两万才能得手。”

石浩用手抚摸象牙席，喜爱之心，溢于神情。

康孝廉道：“这箱宝物公子以为如何？”

石浩微微一怔，继而笑道：“康爷不愧是生意人，时时想到交易。在下有几样东西，康爷也见过啦。康爷以为，我那几件东西能换你多少宝物？”

康孝廉道：“依公子之意呢？”

石浩淡淡道：“我也不要你这整箱宝物，五六件即可，免得今后有人说我父子贪心。”他拣出象牙席、青丝帐、火蚕棉、紫水晶酒具、翡翠西瓜、沉香木首饰盒，而后伸出五根手指，道：“再加这么多纹银即可。”

康孝廉道：“五万？”

石浩摇摇头，道：“康爷真会开玩笑。”



康孝廉吃惊道：“五十万？”

石浩挑挑眉毛，道：“康爷，一分钱，一分货。你也是识宝的大行家，总能辨别优劣罢？”

康孝廉捋捋胡子在房中踱来踱去，似乎有些犹疑不决。

商索虽不识货，但听康孝廉一番介绍，便知仅石浩所拿六件宝物便价值五百万两白银，再加五十万，石浩这一开口，较之他父亲石亨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石亨父子果真贪得无厌。

康孝廉道：“公子既然喜欢，康某也只有忍痛割爱。那五十万两银票，明儿一早，我让管家准时送到府上。不过今后康某在京城的日子，公子要多照料着些。”

石浩哈哈大笑，满口应承道：“一定，一定。既然生意谈妥，就请康爷到敝处去取货，改天我再设宴款待康爷，以示诚意。”

康孝廉送走拿宝物的家仆，关上门一边装首饰珍宝，一边低声说道：“下楼后会有刺客现身，待石府军士全力追赶刺客时，小姐就立刻到刺客曾跃墙之地，那里会有绳索，小姐借助越墙，墙下有人接应。”

夜色已深，一行四人下得楼来，要经过园中临湖假山，从南园门才能到石浩所居的院子。那假山占地颇广，种满青萝绿藤，里面是空心，曲折迂回，供石府女眷玩乐之用，上筑一座小亭，以作休憩赏景。因是夜间，四人便从湖岸与假山间的碎石小径穿过。

走了不到一半，东北角一个白影一闪，守园军士大声叫道：“有刺客！刺客在这里！”众军士纷纷拔刀追过，一时间喊声大作。石彪等听得呼声，快步赶到。



那白影奔到东墙下，纵身跃起，意欲越墙而逃。石彪一箭射去，迫得白影转身抓箭，重又落回园内。然而那白衣女子轻功极好，虽然左臂不能动弹，但一跃一纵，竟从众军士头顶掠过，向南面逃去。石彪大声疾呼：“万不可放过了她！谁抓住就赏谁纹银百两。”他此时认定那女子便是商索，便不惜悬赏，欲置商索于死地。